出曜經卷第十
姚秦凉州沙門竺佛念譯
學品第八
護身惡行　自正身行　護身惡者
修身善行
護身惡行者何以故說身惡行自知
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惡行惡已充具
顏色變異或以手拳相加毀壞形體
此惡衆事今世後世不獲安隱或墮
餓鬼畜生中形貌醜陋若生人中才
不及人有異梵志為犬所嚙梵志恚
怒身心熾盛要治惡犬使不暴虐父
母告曰梵志猶犬嚙婆羅門婆羅門
復可嚙犬不也梵志報父母要當治犬
使不縱毒父母告子不隨我教恣汝
所為是時梵志捉犬反縛以杖搥打
打時有二非義草索傷犬足復令失
糞與衆生類亦復如是諍小致大以
用害身諸佛世尊大慈加被訓誨衆
生令不諍訟然衆生類不從其教瞋
恚所纏復生二非義為衆苦所縛當
復經歷地獄餓鬼畜生之惱難得為

人形貌醜陋如是衆惱不可稱記是
故世尊說護身惡行護身惡行已獲
何功德答曰獲二功德名譽善本云
何爲二若處在天宮受福自然七寶
殿堂懸處虛空若生人中顔貌端正
見者歡喜皆來歸仰在大衆中爲數
千万衆所見尊奉如月獨明衆星迴
附是故說曰護身惡行自正身行者
得何功德有何名譽答曰於現世中
亦得名譽若使身滅命終亦得名譽
云何於現身中而得名譽若於今身
進止行來爲數千万衆所見供養若
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自正身行復
有何功德答曰魍魎邪魅暴惡鬼神
不能得便怨讎伺捕不能得捉於是
頌曰
怨讎弥滿世　欲求得其報　種惡還自[illegible]
猶蚖反自毒
形爲苦本心爲禍首是故世尊說曰
自正身行也護身惡者何以故說惡
行所趣非真如所說惡財惡子惡服
惡處惡土此皆名惡或緣知親作惡
或緣非知親作惡是故如來說護身

惡者也修身善行者善行有二事如
所說善財善子善服善及善生身修
善行於佛法聖衆父母尊長盡行恭
敬無他越逸是故世尊說修身善
行也

護口惡行　　自正口行　　護口惡者
修口善行

護口惡行者何以故說自知內過知
他人過故名曰惡行若已瞋恚發口
罵詈虛生過惱使數千万衆皆生惡
念而不自覺亦復不知後受惡報或
共懷瞋恚彼罵者後入地獄餓鬼畜
生受苦無量若生人中多被誹謗言
不信用能守護口者自致福報亦生
天上快樂自然若生為人不被麁言
是故說曰護口惡行也自正口行者
為得何等功德答曰為數千万衆所
見歎譽傳相告語此人良謹與行相
應言不麁獷不求彼短不譏彼失口
齒端嚴言不强屹是故說曰自正口
行也護口惡者者其義有二或當賢聖
默然或當法說義說夫欲出言先當
自理言致敗身非獨一人普徧麁言

為人所疾進止行來無人敬待是故
說曰護口惡者也修口善行者諸修
善行之人心懷仁慈吐言柔輭不傷
人意為衆多人所見愛念是故說曰
修口善行也
護意惡行　自正意行　護意惡者
修意善行
護意惡行者於意三行最為上首意
一念須能使城郭村落盡為丘野如
契經所說云何居士汝頗聞有流沙
空野隨沙門空野閑靜空野不長者
白佛聞有流沙曠野隨沙門空野閑
靜空野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誰造此
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長者白佛皆
由神仙意念惡故呪術所作有此流
沙空野隨沙門空野如修行經說十
九人執修正行唯有一人不應在閑
靜之處以其口業心惡持行之人不
許此人在曠野閑即告彼人曰汝心
懐惡所念不善宜在人間誦習經典
佐助衆事役心乱意應成道果汝設
在空之中欲求空意意方念乱恒生
不善自致滅亡不至善道不護意者

隨意所種入地獄餓鬼畜生中設得
爲人輙墮卑賤爲人所疾見則不歡
能護意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牀
玉机七寶殿堂若生爲人人所愛敬
是故說曰護意惡行也自正意行者
意所馳念難禁難制由意生念能使
成事身色妙行退轉無辯之證轉爲
凡夫是故說曰自正意行也護意惡
者息意寂然不生想著修意正行鍛
意專一是故說曰護意惡也修意善
行者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
三事由意乃至無爲是故說曰意修
善行也

身棄惡行　及口惡行　意棄惡行
及諸穢惡

身棄惡行者捨身惡行永滅無餘是
故說曰棄身惡行也及口惡行者口
所宣說不陳惡法亦莫布現惡事是
故說曰及口惡行也意棄惡行者意
不念諸不善法不生害心於衆生類
是故說曰意棄惡行也及諸穢惡者
諸外不善法與意并者既不自利又
不利人盡當求滅不令使生是故說

曰及諸穢惡也

身修善行　口善亦介　意修善行

無欲盡漏

身修善行者身不造惡行身行有三不殺生不盜不婬泆修此三業正其身行供養佛法及衆僧掃灑補治故壊塔寺是故說曰身修善行也口善亦介者口有四過不妄語不麤言不闘乱彼此不綺語讚歎說佛功德歎法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師友長者是故說曰口善亦介也意修善行者意有三過不生嫉妬恚癡邪見但生衆善功德不隨倒見墮邪部界是故說曰意修善行也無欲盡漏者無欲之人無量曠大無限之用盡漏者諸陰盖持入不復興起是故說曰無欲盡漏也

身修善行　口意亦介　於今後世

永生善處

身修善行者問曰上已身修善行有何不及復更重演報曰如來所化受教若干或有欲廣聞其義或有欲略說旨要略旨要者粗舉五陰苦所欲廣聞其義者一一斷別身口意行合

出曜經卷第十　第六張　宏

隨次第以其事類證而解之復有欲
聞廣說略說是故如來廣演此偈如
所說身修善行者是謂廣說口意亦
尒者是謂略說如来觀前衆生意之
所樂便演其義令得受化亦使受化
人所願充滿凡諸善行饒益衆生多
所成就是故說曰身修善行口意亦
尒於今世至後世長夜受樂食福無
窮永生善處受福有二俗福無漏福
是故說曰永生善處也

慈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慈仁不殺者終不殺害觸惱生類不
物略他財不婬犯他妻所謂仁者得
稱賢聖善法是故說曰慈仁不殺也
常能攝身者晝夜謹慎以身御行如
護吉祥瓶寧自喪身分受刑斬不諂
形命造不善行昔有旃陁利家生七
男六兄得須陁洹道小者故處凡夫
毋人旃陁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
盡受五戒為佛弟子彼國常儀方俗
舊法旃陁利法要當行殺國中設有
男女殺盜婬泆及餘重罪盡使旃陁

刹殺之時國王召彼大兒令有應死
之徒汝行殺之其人即向王拜求哀
自陳願大王弘恕身受五戒為佛弟
子不敢行殺守身謹慎不念邪非寧
自殺身不以犯戒殺害蟻子時王奮
赫天威瞋恚隆盛告其人曰御為國
民我為國主不從吾教方更信佛浮
說尋勅傍臣速將此人詣市殺之其
人復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資恣
王所欲殺便殺之即將詣市而具其
首王問傍臣向應死人更有誰存臣
報王曰餘有彊弟六人王勅左右隨
次召來復勅殺人其人報曰身受五
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王瞋恚盛復
取殺之如是盡喚兄弟六人皆言受
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使殺之次
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
瞋恚前繇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
何故便來母白王曰願聽微言以自
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陁洹道正使
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者終不興
惡如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
修善未蒙道法潤身是故我念子未

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
毀戒行殺故送來耳彼當毀戒隨王
教令不仁行殺身壞命終入泰山地
獄憐愍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
死六子盡得須陁洹道耶荅曰盡得
王復問母母身為得何道母荅曰得
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諸臣
扶起以水灑之久乃醒寤稱怨自責
我為自造無量罪根放心違意殺六
須陁洹身意煩惱坐不安席即自嚴
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尸而耶旬之起
六偷婆興敬供養日三懺悔意願滅
罪漸漸微薄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
於齋日數數懺悔莫得罪薄免彼地
獄是故說曰常能攝身也須陁洹斯
陁含阿那含阿羅漢守護禁戒無所
缺減凡夫人雖守護戒心如飄風不
能恒定是故說曰常能攝身是處不
死者得果之人捨男子身還得男子
身捨賢聖身還得賢聖身終不墮惡
畏地獄餓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
上不還世間阿羅漢永無愁惱諸累
已盡入無為境悠然寂滅是故說曰

出曜經卷第十　第九張　信

是處不死也所適無患者於彼無為
境終無煩惱亦無愁憂苦患亦無死
亡戀慕是故說曰所適無患也
不殺為仁　常能慎言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者終不信讒毀之人於中
起害心是故說曰不殺為仁也常能
慎言者若被罵詈麁言惡語計皆空
寂音響無形猶如賢聖終無恚怒設
有所為斯皆權化非實恚怒或意內
自念不發於口設發於口尋懷慚愧
是故說曰常能慎言是處不死所適
無患也
不殺為仁　常能慎意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得向之人設遭百千苦惱身墮迴波
深淵若墮火坑熾炎之中終不懷懼
令心變易晝夜調心不令越逸猶如
得勝怨讎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
結使猶怨不盡復重思惟彼修行人
觀心成敗五陰所趣移有漏心至無
漏境無常苦空無我已獲無漏守護
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從

永劫以来染着生死流轉刀劍世中恒修此意造罪無端為意役使如人僕奴僕我今已勝調伏心識今重守護使不越逸是故說曰不殺為仁常能慎意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慎身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為勇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

夫言勇悍者博古攬今高才明德拔術備具與智相應捨諸惡法身所修行不處貪欲是故說曰慎身為勇悍也慎口悍亦然者口所吐言先笑後語不傷人意是故說曰慎口悍亦然也慎意為勇悍者意已柔調不興惡念是故說曰慎意為勇悍也一切結亦然者問曰身口意行三事已辦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結亦然耶荅曰如所說應來往進止縱作補綻應為而不為此皆身所應行闕而不行彼修行人能具此諸行是故說曰慎身為勇行口行有餘者應隨賢聖教律而不為不習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習是謂口餘行何謂意有餘行更造有緣受生之分此是意餘行彼執行

人能見此諸行身口意餘行盡能具
足是故說一切結亦然也此處名不
死者滅盡泥洹無終無始無來無往
無生滅者斷是故說此處名不死也
所適無憂患者所以言有憂者由不
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奴婢僕使
象馬車乘國財妻息皆生憂患無此
則無患是故說所適無憂患也
護身為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然　比丘護一切　能盡苦原際
護身為善哉者能一意守護身諸天
世人稱歎其德天龍鬼神八部之衆
盡歎其德晝夜祐助擁護成究竟是故
說護身為善哉也護口善亦然者若有
習非與惡之業或被罵詈為人所輕
執心護口終不還報諸天世人皆共
稱善是故說護口善亦然也護意為
善哉者若人杖捶割截形體復被罵
詈彼執行人持心潔淨不興恚怒諸
天世人皆稱其善是故說護意為善
哉也護一切亦然者於身口意外
諸餘行護慎攝護是故說護一切亦
然也比丘護一切者執行比丘護身

意及餘外行威儀礼節悉皆備具是
故説比丘讓一切也能盡苦原際者
以具此行豈當趣惡道耶盡斷地獄
畜生餓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斷
之是故説能盡苦原際
讃口意清淨 身終不為惡 能淨此三者
便逮神仙道
謂口意清淨者於三毀敗中壽敗劫
敗結敗此名三敗釋迦文佛出現於
世在濁世中人壽百歳曩從弟子不
守護口過多犯禁律聖人在世猶尚
毀戒況千載末能存戒律耶佛與經
説後千歳末正法欲沒盡時有七識
行顯布於世云何為七若有人百歳
持戒彈指之須為惡知識所壞二者
久行慈心彈指之須為瞋恚所壞三
者薄賤威儀不隨其教四者互相是
非諍於勝負五者在國城村落鬪乱
彼此傳東至西六者貪著利養遂致
疫病七者從凡夫至羅漢皆被毀辱
而取滅度所以致誹謗者皆由不讓
口故尊者滿足阿羅漢説曰恒訓化
餓鬼往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状醜

陋見者毛竪莫不畏懼身出熾火如
大火聚口出粗重臊血流溢臭氣蓬
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焰火長數十丈
或耳鼻眼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
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猪身體縱廣
一由旬手自抓摑舉聲號哭馳走東
西時尊滿足問餓鬼曰汝宿作何罪
各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在世
時出家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
身持威儀出言麁惡若見持戒精進
比丘輒復罵辱或戾口邪或偏眼視
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
謂爲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
利刀自割其舌如是從劫至劫甘心
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
尊者還閻浮利地者以我形狀可戒
勑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
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
鬼形以來經數百歲數千歲數万歲
數千百万歲受如此苦惱我却後命
終當入地獄中是時餓鬼說此語已
舉聲號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振
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能守護口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四張　宮

過者受福無窮迦葉如来出現於世
敷演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
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
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
涉但與諸後學說諸妙法時三藏比
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
演經義喚受義曰速前爲頭次喚第
三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復次驢
頭復次猪頭次喚羊頭獼猴頭次喚
師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熊
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三藏
黃頭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
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
數千万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
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
衆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尒時
世尊見衆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
過或吐言麤獷以致忿怒或所說似
戲發起舊怨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
伏受或說種類所出卑賤用作嬿怙
尒時世尊知諸比丘彼此者多恐後
墮罪即以神足接諸比丘詣於大海
見彼受罪獸一身百頭欲使諸比丘

改往修来問彼罪由曰汝是黃顏不
耶由即報言實是如是至三報曰實
是時諸比丘即前長跪白世尊曰我
等未曾聞此為因何義願聞此說啚
是黃顏耶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令未
悟者使得開解如来三達無不觀察
過去當来現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難
詰如来義者隨時發遣永除疑網令
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曩昔本緣昔古
久遠無數世時人壽二万歲爾時有
佛出世名曰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覺
十号具足敷演法教曠濟無涯教化
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
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来僧中
勅一切雜使不命御涉與諸後學教
微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自大輕蔑
於人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教授經義
受諸受義人名曰衆歌之類雖授
經義猶不免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
經歷數千万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
徒地獄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
百頭是故比丘當精勤護口出言柔
和勿吐麤語汝觀此魚由其惡言故

出曜經大藏第十　第十六張　宮

鼎

便致此罪時諸比丘聞佛教誡又見
彼獸形苦如茲道心遂固悔本所習
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攝口心者終
無惡聲流布於外是故說曰護口意
清淨也身終不為惡者若身行惡為
諸佛世尊所不稱記若生地獄餓鬼
畜生中受苦難計設身修善立諸德
本為諸佛世尊所見歎譽若生天上
封受自然若盡苦際於無餘泥洹界
而般泥洹是故說曰身終不為惡也
能淨此三者身行口行意行此三業
淨為獲何果荅曰為天龍鬼神八部
之衆所見尊奉便為得至滅盡泥洹
不為凡夫所共牽連逮得仙人道所
謂仙人者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
一言皆辯上中下義盡趣於道是故
說曰能淨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誹謗品第九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
尊無數大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時
有栴摩那祇在舍衛城裏時摩那祇
宿舊怨深罪識不除身帶木杅以衣
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精舍遥見世

尊與無數大衆而為說法歡喜踊躍
不能自勝今日要當在大衆中毀辱
瞿曇沙門令我等師得致供養在於
大衆而說此偈
說法甘悅人　口出無量義　使我懷妊身
不著此宜適
尒時世尊出柔軟響聲如羯脾鳥亦
如梵音而說斯偈
妄語地獄近摩那祇報曰作之言不
作佛復報曰二罪後俱受是行自牽
往時大衆中多諸外道異學裸形梵
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
共信用此女孤獨少失父母如其所
說必實耶審共信佛者內自思惟昔
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婇女出家學
道成最正覺豈當有心與此穢陋之
女與共從事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
執扇而扇內自思惟此契梵志女云
何乃興此意誹謗如來即化為白鼠
嚙木杅系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
中不篤信者悉皆愕然此為何聲乃
處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
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坐起

手執木杅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
地自開全身入阿鼻地獄中時女宗
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
起懺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
報其罪如是現驗如茲豈云後世是
語地獄近者本無而言有實非而言
是曾不經歷自言數涉如此之類墮
八大地獄入十六鬲子是故說曰妄
語地獄近作之言不作者其罪有二
一者實作而犯之二者妄語作而言
之言不作也二罪後俱受者其二重
非此罪最重其報無量是故說曰作
罪殃禍之本亡身害命智者所不為
是故說曰二罪後俱受也是行自牽
往者世人造織行與身作累後受其
報親族不救經歷劫數乃得解脫是
故說曰是行自牽往也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昔佛在羅閱祇城耆闍崛山時尊者
舍利弗大目揵連食時著衣持鉢正
其威儀下靈鷲山頂入城乞食食後
還出羅閱祇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

雷電霹靂道側有神寺房舍深邃先
有放牛女人於此止住時舍利弗目
揵連入寺便住不見女人女人遥見
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墮地時瞿波利
比丘復從後来舍利弗遥見来語目
連曰不與愚從事得離悪人快今此
比丘是悪知識宜可出避即與目連
出彼寺廟涉道而去瞿波利後至入
於廟内見有女人顔貌端正作弄女
姿像如犯婬有不淨在地出曰禍灾
未曾所見云何舍利弗目連等自稱
智慧神足誇世獨歩神通智達謂為
第一今乃與此放牛女人犯婬交接
斯現事如是世豈有聖人耶我今躬
自見不從人聞得是歡喜即出寺廟
徒跣涉雨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立時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
弗目連等慕行極奬造凡夫業適從
城出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見目連等
與牧牛女人交接我躬見之實不虚
誑女人今故在寺現可驗之尒時世
尊三稱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
丘勿吐斯言可發善心向舍利弗目

出曜經卷第十 第二十一張 宮

連等所以然者此二賢人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時瞿波利復重白佛我今
實信如来如所教勑然舍利弗目連
所行穢悪實見婬妷犯於梵行佛復
告瞿波利止止比丘無令於如来前
自墜命根舍利弗目連者行過三界
淨如天金豈當有此婬欲意乎瞿波
利白佛誠如来教但弟子躬見犯欲
若今如来不見信者知復如何説此
語已即前礼足涉路而去還至静室
復自思惟舍利弗目連身犯穢行我
實見之然今世尊特不見信時四天
王夜非人時往至瞿波利所謂瞿波
利曰舍利弗目連等賢善之人三界
福田無有過者何為興念誹謗自墜
罪苦比丘問曰卿是何人報曰護世
四天王比丘報曰汝等諸天何為捨
自然快樂来至此山四王報言故為
比丘来至此耳可發善心於彼二賢
比丘告王但還宮殿不相豫事天即
還宮去未經時釋提桓因復從後至
謂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
報釋提桓因曰且守汝天福不豫汝

事時拘翼復道而還冨梵天復来到
比丘所語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
賢比丘荅曰汝是何人報曰吾是冨
梵天比丘告曰世尊不記汝得阿那
含耶報曰如是汝設得阿那含者何
由至此乎冨梵天即便還去即其夜
瞿波利舉身生疱大如芥子轉如
胡豆漸如桃杏亦如鼻羅菓等瘡遂
壞敗膿血流出臭穢難近身壞命終
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
舌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守護口過慎
勿誹謗夫誹謗之生皆由貪嫉昨瞿
波利比丘来至我所云舍利弗目連等
習近惡智與女人交接吾尋呵制止
止比丘勿出此言可發善心於舍利
弗目連所如是再三波利比丘謗心
遂熾釋提桓因冨梵天及四天王皆
来到波利比丘所慇懃諫曉曰可發
善心於彼舍利弗目連等波利比丘
即復報曰各還汝天宮吾躬自觀彼
二賢穢行如是何為干豫其事且還
速歸勿復重宣尋即各還其所於夜
波利比丘身生疱瘡即取命終膿血

流出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
耕其舌是故比丘當興勇猛攝護身
口意過見諸精進比丘共相敬待如
視我無異是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
斯頌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
性殊異猶如有人手執利斧入山斬伐
林木華菓藥草毀壞成功今此人間
亦復如是人生於世不能守護口過
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於舌端正
醜陋長短好惡亦由心念口發致此
重罪是故比丘心秉牢固守護其口
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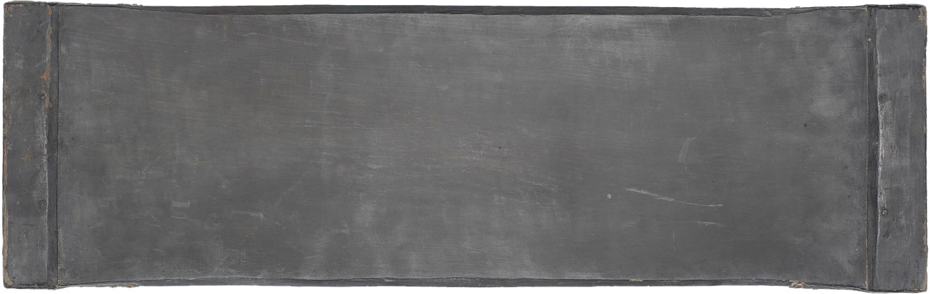
譽惡惡所譽　是二俱為惡　好以口會鬪
是後皆無安

譽惡惡所譽者彼瞿波利比丘數譽
調達功德體性柔爽行業真正多聞
廣慧慈悲四等育養衆生如此之類
應當毀呰不應歎譽是故說譽惡惡
所譽也是二俱為惡者舍利弗目連

比丘修清淨梵行衆德具足永離塵
埃不與欲會廣博多智明達三世然
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執意牢固興
致誹謗去舍利弗目連比丘造諸惡
業如此之類應當歎德不應興謗何
以故舍利弗目連者持戒多聞為人
導師處在大衆轉無上法輪逮得羅
漢諸漏已盡然彼惡人興致誹謗不
歎其德是故説曰是二俱為惡也好
以口會鬪者夫人處世罪苦万端或
因婬嫉致惱或因博戲致恚罪心已
固不慮後緣出言招禍以滅身本漸
當入泰山地獄餓鬼畜生涉諸苦難
無有窮已難得為人諸根不具聾盲
瘖瘂為人所輕或在邊地佛後皆由
口過身受殃罪猶木生火還自焚燒
口為禍門舌為殃本二事機發敗毀
形命是故説好以口會鬪是後皆無
安者衆生處在欲界為顛倒所惑愚
無慧明為愛縛所繫憍慢纏身慳嫉
心深不達五識身樂不知苦之所興
永處闇冥不求燈明是故説是後皆
無安也

出曜經卷第十　第二十四張　宮

諍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諍為少利者昔有衆多比丘時到著
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數十博戲
之人對坐共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
彼得勝者捉不如者剝脫衣裳五毒
加形痛不可忍衆多比丘見已入舍
衛城乞食乞食已収攝衣鉢更正衣
服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
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
乞食見二戲人對面博戲一人得勝一
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
手痛不可忍佛因此本為諸比丘而
說偈曰諍為少利也言少利者猶如
大海取其一渧減須弥山如芥子許
損大地土如米許復損虛空如蚊許
比丘挻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戲雖
小亦復如是百倍千倍万倍巨億万
倍不可譬喻為比是故比丘由小致
大遂及諍訟親變為踈骨肉離索若
復有人誹謗賢聖持戒比丘及謗毀
如來虛而無實其後受罪億佛不救
是故說諍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



諍令意向惡也
百千尼羅浮　三十六五獄　誹謗賢聖者
係口發願惡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
自招禍患入尼羅浮地獄中尒時
獄卒阿傍以鐵剛鉗拔出其舌長數
百丈舒展平正以鐵釘釘之以千犁
牛犁鏵火然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
千万終死而復生所以然者以其惡
罪未除故當復經三十六五地獄受
苦無量不可稱記從彼獄出當受畜
生餓鬼復當經歷數千万刧畢其罪
苦若其為人聾盲瘖瘂六根不具語
不真正多被誹謗若行道路横為人
打是故比丘當勤修道德慎莫誹謗賢
聖比丘誹謗賢聖者其受如是如是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無道墮惡道　自增地獄苦　達愚修忍意
念諦則無犯
無道墮惡道者虛而不實亦復不見
正事可依誑生非禍猶如摘摩那者
瞿波利比丘等虛而不實誹謗賢聖

及舍利弗目連比丘身受其報億劫
不息是故說曰無道墮惡道地自増
地獄苦者當入百千尼羅浮地獄當
復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獄身入其中
毒痛無量捨地獄身受地獄身増地
獄苦是故說曰自増地獄苦也遠愚
修忍意者恒懐恐懼閑邪禁制不犯
爲堅遠離愚闇忍諸不忍是故說曰
遠愚修忍意也念諦則無犯者去垢
止病莫若四諦能專意不乱思惟邪
惡內外無主乃得離此誹謗之摩是
故說曰念諦則無犯也

出曜經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出曜經卷第十　第二十張　[illegible]